

社會文化工作參考資料 (三)

地誌博物館

蘇維埃時期材料的蒐集工作

M. П. 西木金著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編印

目錄

一、蘇維埃時期材料蒐集工作的意義	一
二、蘇維埃時期材料的數量與質量	五
1. 從十月革命到偉大衛國戰爭（一九一七——一九四一年）的材料	七
2. 偉大衛國戰爭時期的材料	九
3. 戰後的材料	一三
三、蘇維埃時期材料的選擇與分類	一五
1. 實物材料	一七
2. 書面材料	二六
3. 照片材料與電影材料	三三
4. 美術作品	三四
四、蘇維埃時期材料的補充計劃	三九
1. 偉大衛國戰爭前的蘇維埃時期（一九一七——一九四一年）	四二
2. 偉大衛國戰爭（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	五三

3. 戰後時期（一九四五年到現階段）	五七
五、蘇維埃時期材料的補充來源	六六
1. 地誌考察、科學採訪、同地方人士的聯系	六六
2. 同當地機關、企業和組織的聯系	五五
3. 同居民的聯系	六二
4. 用地方展覽會的陳列品補充地誌博物館的材料	六三
5. 同個人的聯系	六四
6. 同檔案機關的聯系	九〇
7. 同地方與中央期刊的聯系	九〇
8. 照片與電影材料的來源	九一
9. 館際的藏品互換	九三
六、蒐集工作的組織條件	九五
七、利用材料與擬訂補充工作計劃的問題	九六

一、蘇維埃時期材料蒐集工作的意義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所屬文化教育機關事務委員會的指令性的文件：省、邊區、自治共和國及各大區的地誌博物館陳列基本條例，認為現在地誌博物館的陳列有一些嚴重的缺點。地誌博物館目前情況的主要缺點，在於它們的「陳列在內容上還不是地方性的，也沒有說明蘇維埃政權期間地方的改造，和這種改造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

上述文件，着重指出蘇維埃時期之部在博物館的陳列中，「通常沒有佔到中心的與主導的地位，因之也沒有執行自己的思想教育的職務。地方的經濟（工業，集體農莊的建設，城鎮與道路的管理等），常常用一些呆板的、粗製濫造的圖表來表現，既沒有吸收企業的產品，也沒有說明生產的過程。」

上述文件也揭露了現有缺點的基本原因。關於蘇維埃時期之部，以前起過特殊重大作用的是第一次博物館的代表大會所指給博物館工作人員的錯誤方向，即庸俗的社會學的方向，把那些真正具有陳列意義的物品從陳列中排斥了。結果，就削弱了在許多場合下甚至沒有做蒐集工作——即是將具有地誌意義的材料，特別是蘇維埃時期的材料，與表現現代地方經濟與文化建設成就的材料，來補充陳列品的蒐集工作。

在研究蒐集工作的問題時，自然應當看到革命前的藏品，是我們博物館在幾十年，有時甚至是幾百年裏積累起來的。其次，大家知道，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資產階級與地主的國家、皇宮、封地，文化藝術的最貴重物品，都從私有者手中歸還給人民了，這樣便大大擴充了蘇維埃博物館的具有極高價值的材料，這是客觀的歷史條件促進了革命前資料的積累工作。

以前蒐集蘇維埃時期材料的事情是完全兩樣的，上面說過的第一次博物館代表大會的錯誤目標（該大會於一九三〇年召開），也給應用到蒐集博物館資料上來了，結果，使博物館工作者將一些次要的，大部分非真實的，沒有什麼價值的材料補充到博物館裏去，以代替真實的、原始的蘇維埃時期的文物——即鮮明地反映蘇維埃時期地方歷史，以及地方在工業、農業、文化生活的各方面的成就的文物。博物館的陳列和藏品室充塞了沒有什麼價值的照片、圖表，和普通博物館自己製造的（常常是不大科學的）、輔助陳列品。

以上所述，足以解釋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博物館的藏品室蒐集了够廣泛與够豐富地反映我們祖國歷史上偉大時代——蘇維埃時期的博物館材料。甚至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中央博物館，如莫斯科的國立歷史博物館、蘇聯革命博物館、列寧格勒的革命博物館，十月革命以後的陳列品，在數量、價值上都不能够與稀有的封建社會時期和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文化生活方面的大量蒐集物相比擬。地方性的地誌博物館在補充蘇維埃時期材料方面的工作，就更不必談了。

通常在上述地誌博物館裏，革命前歷史陳列品要比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陳列品豐富

得多。在絕大多數的省，甚至區的地誌博物館內，發現蒐集了大量的攷古學、古幣研究學、人種學、反映革命前時期藝術的作品，但在蘇維埃時期的歷史與現代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方面，價值類似的藏品却只有極少的一點點。如果有些博物館名聲好，是因為自然方面的研究工作（恰克圖博物館）、羣衆工作（契列波維茲博物館）、地誌研究的組織（安契姆博物館）、藝術作品的收集（塞爾普霍夫博物館）等方面的工作做得好，那末，假如說目前沒有一個博物館是以它在蒐集蘇維埃時期文物方面的傑出工作而出名，恐怕不見得錯吧！

有一種觀點非常普遍，那就是蒐集對博物館有價值的蘇維埃時期的實物與證據確鑿的材料，是一個非常複雜而困難的任務。事實上，尋找蘇維埃時期必要的材料，正如尋找革命前的材料一樣，都是有一定的困難，這種情況，只應該更加緊我們的蒐集工作，因為一則補充蘇維埃時期的材料，是每個博物館的當前急務，再則這種補充的困難性是會逐年增加的。

然而應該注意，認為蘇維埃時期的材料蒐集特別困難，這種觀點也未必是正確的。蘇維埃國家的歷史總共還不過三十多年，任何一地區都有大量的材料，作為該區蘇維埃時期歷史的不可磨滅的見證。反映目前蘇聯現實的材料也是數不清的，和我們同時代的也有千百萬人可以供給我們原始材料與尋找這些材料的重要綫索，因此，蘇維埃時期蒐集工作的成功與否，大部分決定於該博物館對這個工作重要性的認識程度。凡對蘇維埃時期真實文物予以足够的注意，想了足够的辦法，而該博物館工作人員真正主動賣力的博物館，就能獲得非常珍貴的材料。

蘇維埃時期蒐集工作的弱點，也會惡劣地影響到地誌博物館的全部活動。

蘇維埃時期部門材料貧乏的主要而且直接的結果，是在舉辦蘇維埃時期陳列工作中感到很大的困難。由於缺乏蘇維埃時期部門陳列的必要材料，常使博物館喪失了它的博物館性質，變成了圖表摘錄與口號的收集處，而沒有給觀眾必要的印象。

現在這部著作的任務並不包括研究如何陳列地誌博物館蘇維埃之部的問題，但還是應當指出，沒有必需材料，是多數博物館蘇維埃部門不能令人滿足的原因之一。

地誌博物館作為一個文化教育、政治教育的機關，它的重要任務，是使廣大羣衆認識蘇維埃社會的歷史，本區蘇維埃時期的歷史，宣傳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與列寧、斯大林的黨所領導的蘇維埃社會的成就在世界史上的意義。這些任務，沒有充分的材料是不能很好地完成的。然而，蘇維埃時期史料系統地蒐集工作之所以必要，還不祇是爲了博物館的陳列。

地誌博物館的藏品室集中了近代與蘇維埃社會現代生活的真實文物，在該區的具體條件下，是有難以估價的科學意義的。爲了現代的人與將來的一代，地誌博物館應該蒐集這些材料，因爲它們是研究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千百萬人的英雄生活與鬥爭，他們建設社會主義並且堅定地走向共產主義高峯的歷史來源之一。

最後，有計劃地將反映地方經濟與文化，地方的工業與農業的材料，充實蘇維埃時期之部，對於該省或區的實地工作者是有幫助的，因爲他們要解決國民經濟與文化進一步發展的某些問題。

地誌博物館收藏部門應儘可能將充分蒐集的地方、過去與現在特有的、典型的、工業、農業與文化之真實範例，提供給這些工作者。

這樣，地誌博物館所進行的蘇維埃時期真實文物的蒐集工作，對於該區有廣大的科學的、實用的、文教的意義，這件工作的重要性，是完全無可爭辯的。

二、蘇維埃時期材料的數量與質量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地誌博物館材料的實際情況，現在還不能保證滿足陳列、保存與科學工作，對於整個蘇維埃時期部門高度要求。

絕大多數的地誌博物館，由於蒐集蘇維埃時期博物館材料的積極性不夠，結果，上述陳列品的量與質都完全不能令人滿意。

判定博物館材料的蒐集工作與組成時，應根據兩類博物館來看。

第一類博物館，包括偉大衛國戰爭時期，處在暫時敵佔區的地誌博物館。這類博物館多數在戰爭時期遭到破壞，它們長期間沒有進行蒐集工作。

第二類包括在戰爭時期，處在後方的地誌博物館，一般來講，它們沒有停止活動。

我們據已有的一九四八年博物館材料組成的報導，有關於偉大衛國戰爭時期處在後方的博物館

的，也有關於淪陷區博物館的。

這些實際材料，介紹了博物館蘇維埃時期藏品的現況，雖然在列舉過的某些博物館中，在最近一兩年來，情況略為好轉。不過，一般來說，蘇維埃時期材料的蒐集情況仍舊是不好的。

試舉一些關於後方博物館的實際材料為例，梁贊省地誌博物館在陳列與藏品室裏，總共九萬六千三百三十八件物品中（我們這裏和以後所說的物品，是指那些保存為藏品，並且在目錄簿有登記號碼的物品），屬於蘇維埃時期的一共祇有三千七百四十件，即百分之四·二；唐波夫省地誌博物館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件中佔一千五百三十六件，即佔百分之五·八。

解放地區的博物館中，蘇維埃時期材料的比重大一點，該區重新着手蒐集工作，而且關於偉大衛國戰爭的材料佔大部分。

斯摩稜斯克省地誌博物館就是這樣的，總共三萬一千二百一十件物品中，蘇維埃時期的有三千七百八十四件（百分之十一）；庫爾斯克省地誌博物館，六千九百一十一件中含有一千六百三十五件（百分之二十三）；在接近戰綫的格羅茲內省地誌博物館，物品的總數是一萬五千四百〇二件，蘇維埃時期的佔二千六百三十三件（百分之十六）。

大後方的區地誌博物館，蒐集了大量的蘇維埃時期的材料，契列波維茲地誌博物館，六萬四千二百五十件物品中就有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七件是蘇維埃時期部門的，即佔百分之二十七·二；安契姆地誌博物館，二萬四千三百六十件中佔六千五百九十四件，即佔百分之二十六。

自然，根據這種對比關係，還不能說該博物館在現有的藏品基礎上，可以佈置一些有充分價值的蘇維埃時期部門的陳列。

地誌博物館蒐集品和它們對於蘇維埃時期地方歷史的源泉價值應如何使其充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有藏品遠遠不可能按年代次序隨時成立反映蘇維埃時期地方歷史的一切主要階段的陳列。

1. 從十月革命到偉大衛國戰爭（一九一七—一九四一年）的材料

關於蘇維埃政權成立最初若干年的材料，國內戰爭時期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材料，新經濟政策，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的材料，總之，從一九一七年到偉大衛國戰爭開始的這一時期的材料，在地誌博物館的藏品裏是特別少的。

在蘇維埃時期衛國戰爭前的地誌博物館藏品中，缺乏或者極少保有蘇維埃人民在恢復時期的文物，特別是在反映農業經濟，最初合作社的活動，以及地區的階級鬥爭的物質材料與文件的那一部分，新西伯利亞地誌博物館，韃靼自治共和國國立地誌博物館與其他一些地誌博物館，在這個題目上有相當珍貴的材料（旗幟、偉人遺物、紀念品），可惜在這方面不是典型性的。

地誌博物館的藏品裏，也很少有材料可以光輝地、明瞭地表現地方上所存在的為工業化、集體化作鬥爭，與實現斯大林憲法的、黨的天才路綫。

敵佔區的地誌博物館，一九四一年以前所蒐集的蘇維埃時期的物件，大部分散失了。在斯摩棱斯克，上述時期材料的蒐集工作，實際到一九四七年才開始；庫爾斯克博物館現有的藏品，主要是在戰後累積與建立起來的；格羅茲內博物館的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的藏品也在撤退時期散失了。

蒐集工作的結果，是能大量地補充已散失了的材料，但是應當指出：藏品在戰爭年代中受到了損失的博物館，並非全部都進行了這樣的工作。大體上可以斷定省與縣的地誌博物館所蒐集的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一年這一時期的材料，都是很不夠的，而在這方面，急需進行大規模的工作。

現有的偉大衛國戰爭爆發前的陳列品，不僅需要在量的方面加以補充，而且需要靠重新收集起來的一套，澈底地改進博物館的價值。

現在，絕大多數地誌博物館的陳列品，是由畫片與文字的材料構成的，有時甚至還不是真的；至於比較貴重的、真實的物品种材料——武器、日用品，稀有的革命鬥爭的遺物，都是極少的。這時，價值次要的材料佔優勢，不僅是敵佔區的地誌博物館（主要是重新建立起來的）陳列品的特徵，而且也是藏品沒有受到戰爭災害的地誌博物館的特徵。

讓我們舉幾個具體的例子來看：

梁贊省地誌博物館，一九四八年共有一千八百六十六件物品，其中戰前的物品佔一百七十三件，照片佔一千六百一十五張，直到最近，博物館才能够累積比較大量的物品材料。格羅茲內地誌博物館的情況也是一樣，該館一千二百九十一件戰前物品中，三十五件是實物，文件佔二十二件，而照片是

九百一十八件。斯摩稜斯克省地誌博物館，戰前的文件與實物很少；該館戰前時期的最珍貴的物品，直到最近還是一些造型藝術的作品。只有個別的一些地誌博物館蒐集了戰前時期廣大的物品材料。這類的博物館，有契列波維茲地誌博物館，該館一九四九年的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件物件中，已有五千七百零五件物品，四千九百張照片。但契列波維茲地誌博物館的例子是一般情形的例外，普通的，對於戰前地方歷史沒有什麼直接聯系的照片材料，顯然勝過直接反映地方戰前歷史的物品與文件的材料，這情形是很明顯的。

2. 偉大衛國戰爭時期的材料

以反映蘇聯人民與法西斯德國匪徒英勇鬥爭的偉大衛國戰爭年代及戰後的材料，地誌博物館蒐集了許多。偉大衛國戰爭材料的蒐集，如所周知，是所有蘇聯博物館——中央的也好，地方的也好，在戰爭年月中所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這個工作使得博物館大大地充實起來，比如依照文化教育機關事務委員會博物館管理局資料部門的實際材料，國立歷史博物館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中，添增了一萬三千八百四十八件以偉大衛國戰爭為主題的物件，蘇聯革命博物館添增了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九件，列寧格勒的革命博物館添增了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件，某些省與縣的博物館，正從事補充偉大衛國戰爭材料的巨大工作。

但是，正像蘇維埃國家歷史前期的藏品一樣，引人注意的是大量的照片（其中有印過許多版的）

與文件材料，而真正實物材料，是添增得比較少的。就像列寧格勒革命博物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所收集的材料成份中，有一萬〇六百〇三件筆錄，即文件，二千六百九十四件真實照片，只有五百二十九件實物。莫斯科革命博物館，有四千三百一十八件照片，五千六百件文件，七百五十八件實物。

地方性的地誌博物館——省與縣的地誌博物館，所蒐集的偉大衛國戰爭的材料質量較高，現有藏品的成份中，具有唯一的與紀念意義的實物，佔了顯着的地位（如後方企業品的標本，蘇聯英雄的武器與物品等）。

梁贊省地誌博物館九百一十四件偉大衛國戰爭的蒐集中，在一九四八年就有八百件實物與七十二件照片；庫爾斯克省地誌博物館五百一十五件蒐集中，有八十件實物，二百六十五件照片；格羅茲內地誌博物館八百〇八件蒐集中，有一百一十六件實物，與五百〇二件照片。

個別地誌博物館蒐集了一些非常珍貴的反映地方參加偉大衛國戰爭的實物與文件的材料，如薩拉托夫省地誌博物館，當時得到了著名的薩拉托夫集體農莊莊員費拉波特·加羅瓦特贈給紅軍的第一架飛機、高爾基號飛機，這是高爾基省飛行英雄塞米梁尼金的坐機；有些地誌博物館保有斯大林同志對於為蘇軍捐募慰勞品致謝的電文。科米自治共和國地誌博物館，有表現戰爭年代中，地方工廠企業的狀況與發展，及地方工業支援前綫的最珍貴的材料，蒐集有企業的照片，產品標本，生產工具標本，著名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的畫像，工藝學的圖表、著述及普通的文件材料。

地誌博物館所在區經過戰爭的，蒐集實物材料的可能性較大，特別是武裝、軍服以及其他從敵軍奪過來的戰利品的標本。這是很自然的，在後方的地誌博物館裏，地方物品的「軍事上的」材料自然是很少的。例如契列波維茲地誌博物館，一、九八九件偉大衛國戰爭的物品中，只有六十九件是實物，大多數的蒐集材料（一、五七七件）都是照片。

所蒐集的偉大衛國戰爭的材料中，最重要的是衛國戰爭的英雄與游擊隊運動的紀念性的實物與文件的材料，各種從敵軍奪過來的戰利品，地方企業的軍事產品的標本等等。

臨時敵佔區的地誌博物館（斯摩棱斯克省地誌博物館、加里寧省地誌博物館、阿爾洛夫地誌博物館、庫爾斯克省地誌博物館等），在自己的藏品室裏添增了文件的、照片的與實物的材料，表現了游擊隊的運動（日記、信札、軍令、照片、游擊隊的武裝與配備等），同時也表現了蘇軍正規部隊在該區的軍事活動。許多地誌博物館蒐集了大量的戰利品材料，如旗幟、武器、軍服，說明法西斯分子的獸行的文件（命令、指令），這些都是蘇軍部隊在與德國法西斯軍隊作戰中所奪來的。

莫斯科省地誌博物館，大量聚集了在軍隊與游擊隊中所蒐集的材料，游擊隊戰報與游擊隊誓詞原文那樣精采的文件。

但是，應該指出，地誌博物館在偉大衛國戰爭期中所蒐集的實物材料，大部分還是一大堆戰利品材料，法西斯軍隊的武器，士兵與軍官的服裝、配備等的標本，作為獲得這些戰利品的當地地誌博物館的材料，是有一定的用處的。但是，戰爭時期，在博物館的藏品室裏，常常拋置了大量的各式各樣

的敵人的軍事物資，而這些東西又是對於陳列品並沒有什麼重大意義的，其中包括成套的衣服、襪衣、日用品、惡劣的裝備，以及其他一些，有時甚至還是來歷不明的東西，這樣的「蒐集品」，在某些地誌博物館裏，一直像垃圾似的堆在藏品室。凡尚未清除這種廢物的博物館，都應當用清除廢物的觀點，將戰利品藏品仔細地審查一遍。地誌博物館的藏品室，應放些直接反映該區偉大衛國戰爭歷史的東西（參見下述）。

至於偉大衛國戰爭年代裏，後方地誌博物館進行的蒐集工作，應當肯定它的規模是不夠大的。因為大家知道，當時主要注意的是館內及館外的羣衆政治教育工作。然而，後方地誌博物館仍舊蒐集了一些材料，介紹地方工業、農業、文化機關在保證對敵勝利的事業上所作的貢獻。這主要是工業與農業的製作物的標本，反映工業與農業工作的各種不同因素的照片，偉大衛國戰爭時期中，前方與後方名人的物品與文件等。在這方面，莫斯科、卡查赫斯坦、沃洛果達、阿爾漢格爾斯克、唐波夫、梁贊等地誌博物館蒐集了一些有意義的材料，撒馬爾汗省地誌博物館的例子，是足爲模範的。它蒐集了一些極好的照片與文件材料，關於發爾哈德水電站與卡圖——庫爾干水庫，即烏茲別克海的建築工作（建築者會議的照片，建築工人向同鄉集體農莊莊員作的宣言，集體的與一些個別的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的社會主義工作任务等）。博物館也獲得了關於戰時擴大播種面積的珍貴的統計資料，農作物新種的標本等。

地誌博物館所蒐集的，以偉大衛國戰爭爲主題的材料，其基本特點，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3. 戰後的材料

地誌博物館對於反映省區戰後歷史時期，及現階段工業、農業與文化成就的材料，做了不少的蒐集工作。但是直到現在，所蒐集的材料量與質，都不能適應省區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與在陳列中展示今天地方生活的日益增長的要求。大多數地誌博物館裏，介紹現代文物的蒐集工作，只是偶然做，並不是經常不斷地與博物館陳列，與科學研究工作的總方針聯繫着的。

在好的方面，應該肯定大多數地誌博物館已命名的材料裏面，有許多真實的，主要屬於地方工業、農業生產品標本的東西。對於某些地誌博物館，特別曾是敵佔區的地誌博物館，敵後的材料與偉大衛國戰爭的陳列品一樣，都是極其珍貴的。

就像庫爾斯克省地誌博物館，其藏品差不多全部在德寇佔領期間散失了，在戰後進行了大量的蒐集工作。在一九四八年，博物館裏所有蘇維埃時期的藏品總數中，就有將近一半的是屬於戰後的年代的，這樣，戰後所蒐集的材料中，實物材料的比重，大大增加了。這時實物陳列品與其餘的（照片、文件、繪畫的材料）之比，戰前的材料是一比十五，偉大衛國戰爭期中的一比十八，而戰後的材料是一比三。格羅茲內地誌博物館藏品的情況也是一樣，該館蘇維埃時期的二千六百三十三件陳列品中，有五百三十四件是戰後的。格羅茲內地誌博物館戰後藏品中，實物的對比優勢，是更其明顯，戰前實物與其他材料對比關係是一比一百，偉大衛國戰爭時期是一比八，而戰後是一比五。

這種對比關係，即使是有某些條件，都證明戰後所蒐集的材料中，實物材料的比重無疑地提高了。應當注意，不但省的，而且區的地誌博物館（安契姆、契列波維茲等）戰後所積累的實物材料，對於地方的歷史是非常珍貴的。

總之，歸納我們所掌握的極不完全的關於博物館陳列品的量與質的成份的實際材料，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省、區地誌博物館蒐集蘇維埃時期文物的事業上，應去進行宏大的工作，要填充我們藏品室現有的空白，力求使蘇維埃時期（無論它的歷史部分，也無論現代部分），博物館蒐集物的數量，是最廣博而充實的。

但在正確地選擇蘇維埃時期博物館材料的主題時，應當努力使這些材料具有高度的價值，即要將大量實物與文件的文物吸收到博物館的藏品室裏來；使摹製品完全精確地符合原物；同時要有高度的藝術水平。

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方面的、充分價值的材料，應該多方面地使用它們，首先要佈置一個有意義的、高度科學的、同時又生動的陳列，這樣才能使大家都知道，這是每個地誌博物館刻不容緩的任務。